



乡野风情

《微型小说选刊》

精选

1

◎闹洞房 ◎打老婆的风俗 ◎赤日炎炎 ◎我要你娶我 ◎偷窥 ◎搬家

郑允钦◎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乡野风情·《微型小说选刊》精选

1

郑允钦◎主编

江西出版集团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型小说选刊》精选. 1/郑允钦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8. 8

(乡野风情)

ISBN 978 - 7 - 80742 - 338 - 6

I. 微… II. 郑…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8523 号

书 名/乡野风情·《微型小说选刊》精选 1

主 编/郑允钦

出版发行/江西出版集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政 编 码 3300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3

字 数/6 万

书 号/ISBN 978 - 7 - 80742 - 338 - 6

定 价/5.00 元

前 言

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微型小说开始崛起,《微型小说选刊》创刊于 1984 年,月发量从几千册跃升至现今的近 70 万册,就是一个明证。微型小说以其篇幅短小、构思精巧、题材新颖、视角独特、思想深邃,成为了广大读者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

为了积极参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我们从近几年的《微型小说选刊》“乡野风情”、“打工世界”、“人才市场”、“山乡异闻”的栏目中选编了这套《乡野风情·〈微型小说选刊〉精选》丛书。

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中国广袤的乡村开始发生巨变。本丛书选编的作品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大流动时期人们多彩的情感世界,描述了他们创业打拼的酸甜苦辣、成功成才的风雨历程……再现了他们生存发展的原生态。

《乡野风情·〈微型小说选刊〉精选(1)》是从《微型小说选刊》“乡野风情”栏目中选编的。

编者

2008 年 3 月

目录

有梧桐花的白连衣裙/1

闹洞房/3

打老婆的风俗/6

偷青/9

桃子红了的时候/12

偷窥/15

我要你娶我/17

杂种/20

虚掩的门/23

公羊/26

红杏/30

跟王大丫一样/34

月誓湖山盟/38

柴米油盐酱醋茶/41

乡村凉拌/45

南瓜把儿/49

绿豆发芽了/51

笨鸡/54

搬家/58

过河/61

马套和老外/63

一车救灾煤/67

叫我一声爹/70

村长干啥去了/73

古风/76

一棵桂花树/79

鱼算个啥/81

办证/84

赤日炎炎/86

请你还来/90

有梧桐花的白连衣裙

◎海群

三姐本该嫁给唐桥的。

三姐 19 岁那年，就暗恋上了唐桥。唐桥是本村惟一的高中生。唐桥高大、白净、斯文。那时候，三姐看到邻居村支书家常有唐桥的信，三姐拿去送给唐桥。三姐知道唐桥会写文章，于是就喜欢上了唐桥。唐桥也喜欢三姐。唐桥家窗前有棵梧桐树。梧桐花落在窗台上，几个孩子捡了，拿在嘴上当唢呐吹，并欢快地唱道：呜呀呜呀的哇，梧桐花开啦，新娘要到家。唐桥听着，笑。三姐听着，羞。三姐喜欢唐桥，三姐不敢说。三姐不说，唐桥也看得出。唐桥用稿费给三姐买了连衣裙，洁白的底色上，粉红色的梧桐花像一把小唢呐，朵朵艳得起劲，好像要唱出动听的歌谣……

三姐要做新娘了，不是唐桥的新娘。大哥要娶媳妇，二哥要读书，都要很多钱，可三姐家没钱。有人给三姐说媒。男方是浙江的，家里很富。父亲从那男的家里拿了几千块钱，给大哥娶了媳妇，给二哥交了学费。父亲说，闺女，对不起你，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你，就嫁过去吧。

人的悲剧往往源于一时的屈服。结婚前一天，三姐去唐桥家，见唐桥的写字台上落满了梧桐花，花间一张纸，纸上几行字：一地梧桐花/一地哀怨的红唢呐/——吹着春的挽歌/在初夏。唐桥写的东西，很多三姐看不懂。这几句话，三姐懂了。三姐的泪水打湿了花打湿了纸。唐桥家人对三姐说，唐桥天没

亮就走了,不知去了哪里。三姐结婚那天,没请鼓乐,这是三姐的要求,父亲答应了。三姐也不穿婚纱,穿的是唐桥买的连衣裙……

三姐结婚后六个月就生了,三姐给孩子取名思桥。丈夫很讨厌思桥,他知道这不是他耕耘的收获。一次,他用烟头按在思桥腿上,思桥的腿上留下了一个疤。思桥说,妈,爸不喜欢我。三姐说,会有喜欢你的爸爸的。三姐想离婚。三姐在矛盾中煎熬。

春节,一家人回苏北。在一个小站,火车停下。三姐看到车窗外一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人,分明是个疯子,可又很像唐桥。三姐心突突直跳,她大叫:唐桥!那人没有反应。火车启动了。

三姐回到家,才知道唐桥真的疯了。三姐对唐桥家人说,唐桥再回来,别让他再走失了,我要给他治病。

又是梧桐花开时,三姐从精神病院接回了唐桥。去接唐桥的那天,三姐仍穿着唐桥给她买的连衣裙,虽然有点褪色了,淡淡的梧桐花仍像一把把小喇叭。唐桥见了,眼睛便湿润了。三姐拉过思桥指着唐桥说,这就是喜欢你的爸爸。

说完这话,三姐感到特别轻松。

三姐下了离婚的决心。

闹洞房

◎王振东

黄土洼人娶媳妇兴闹洞房。送走客人，街坊邻居便一窝蜂拥入洞房，或把新郎新娘推来搡去，或让新郎新娘啃苹果、点香烟……不管怎么闹，闹多久，东家都不会说二话。因为大家都相信，闹一闹，今后的日子才会兴旺，才会红火。如果谁家娶媳妇没人闹房，或闹房的人太少，说明这一家在交朋友、为人处世上不沾弦，在人们面前就抬不起头。

闹洞房有个规矩，就是三天之内没老少。不论辈分大小，在结婚的三天里都可以闹房。那个喜庆劲儿，跟过年没什么两样。

驴嫂生了两个儿子，老大春生结婚时，街坊邻居递礼的少，只有几桌客。到了晚上，本应热热闹闹的洞房里，只有几个不懂事的娃娃。驴嫂本来就为递礼的人少憋气，一看闹房的连个大人也没有，心里一时气恼，坐在一旁掉起泪来。谁知刚好让一个小孩看见了，回家对他的母亲一说，没几天，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觉得奇怪，这么多年来，谁曾见驴嫂掉过一星半点眼泪，又何曾听到驴嫂哭过一声半声？驴嫂能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扯腔拉调地将邻居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将邻居抓得满脸血印。村里的女人大多不愿和她搭话。她在村里成了臭狗屎，人们都离她远远的。现在大家听说她因为娶儿媳妇没人闹房，气得哭天抹泪，都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谁家的新媳妇不是让人闹得死去活来？还没见过没人闹

房的。真是活该！曾被驴嫂扯掉一绺儿头发的“快嘴”桂兰逢人便说。

就是就是，等她老二娶亲时还不去闹，看她的驴脸往哪儿搁。被驴嫂骂过的秋菊随声附和。

兰花是菩萨心肠，她劝大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咱别跟她一般见识。她男人死得早，孤儿寡母的，也不容易。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没见过你这号人哩，挨了打还说对方是好人。她的一只鸡丢了，硬说是你偷的，骂了你三天，难道你的记性叫狗吃了？桂兰讥讽道。

兰花的脸一红，苦笑一声，叹了口气。

这年夏天，一场山洪淹没了整个村子，春生为救村民被洪水卷走了，连个尸首也没找到。驴嫂中年丧子，哭得死去活来，人一下子老了十岁。

女人们又聚到一块儿，都好像有话要说，可都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兰花先开了腔：人心都是肉长的。春生是为救人淹死的，不管怎样，咱得去看看她。众人齐点头。

驴嫂躺在炕上，已经一天水米不沾牙了，眼睛像死鱼的眼睛一样没了往日的光泽，见大家来看她，不说话，光流泪。众人也不说话，陪着驴嫂流泪。

村里人送来了正下蛋的母鸡，送来了鸡蛋、红糖……礼品堆成了小山。女人们也隔三差五地来陪她说话。慢慢地，驴嫂走出了丧子的悲痛阴影，人也变得和善起来。

这年的腊月二十，驴嫂的二儿子秋生娶亲，整个黄土洼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全村家家户户都送去了贺礼，连孤寡老人李大爷也凑了份子。洞房里挤满了闹房的人，挤不进去的，就趴在窗子外起哄。人们用最原始的方

式——压鼓堆、炒铁蛋，把新郎新娘闹得直求饶。人们还不依，让他们讲恋爱经过，逼他们当众亲嘴，吵闹声、哄笑声简直要把房顶掀翻。

驴嫂长满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她手捧香烟挨个儿敬

.....

打老婆的风俗

◎蔡良基

大龙的老家龙溪村位于赣东山区，龙溪村离省城有八百多里路。

雪美随大龙一大早乘火车坐汽车搭手扶拖拉机末了又步行了八九里山路，傍晚时分才抵达龙溪村。乐坏了大龙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忙前忙后张罗开来，迎接新上门的城里媳妇。邻里乡亲也接踵而至来串门见识“新客人”。

从小在城里长大的雪美感觉这里的一切都新鲜有趣，山清水秀不说，单龙溪村数幢五六重直进的明末清初的老屋就让历史系毕业的雪美着了迷。一连几天雪美拽着大龙绕着龙溪村转开来，察看那儿的古匾、亭阁、贞节牌、旗杆石……雪美觉得龙溪村像一艘满载历史风情的大帆船，随着徐徐山风滚滚林涛从远古隆隆驶来。

于是雪美的脸上变得灿烂亮丽起来。只是好景不长，雪美脸上的笑容很快不见了，呈现的是愁云与疑惑。这是怎么回事呢？大龙迷惑不解。

原来龙溪村的男人爱打老婆，隔不了一时半日就可以听到女人的哭泣声与男人的斥骂声。甚至连大龙的父母也不例外。大龙的母亲不过煮饭时少添了一瓢水煮出来的米饭没有平日柔软，大龙的父亲二话不说甩手就是一个耳光，连在里屋的雪美脑门都震得嗡嗡作响。

大龙虽说脸上血红、手臂颤动了一下，但稍即便恢复了常

态。见雪美惊愕不解的神色，大龙低声解释说：“打老婆是这儿的风俗。”

风俗，打老婆还有风俗？也不知这种“恶风陋俗”起源于何朝何代何时？！雪美有些震惊有些愤怒了，假如大龙这样对待我，哼！我非“休”了他不可。

没等雪美“休”了大龙的计划付诸于行动，龙溪村的人已准备将雪美与大龙一起“休”了。大龙带雪美回龙溪村都已经七八天了，大龙居然没有碰雪美一个手指头，居然连假意打雪美的样子都没有表示一下，常言说祖训不可违古风不可废，大龙他这不是要反了不成？！

首先是大龙感觉到这种苗头这种预兆这种氛围，紧接着雪美也陷入这种氛围这种预兆这种苗头之中。大龙雪美脑海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提前结束婚假赶紧寻找一个理由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家族逃离龙溪村。大龙雪美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我们走了父母们怎么办兄弟姐妹们又怎么办？他们今后如何立足于龙溪村又如何立足于龙氏大家族呢？！大龙雪美闭门不出冥思苦想继而相视苦笑说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入乡随俗啰。

你这个懒婆娘光知道玩光知道吃光知道穿光知道——大龙一连数叨了十几个光知道后啪地甩了一个响巴掌，紧接着传出雪美嚤嚤地哭泣声。再后来咣当开门声走出满脸怒色手掌泛红的大龙。

看你有话不会好好说动什么拳头，早已等候一旁的父母上前指责大龙说。邻里乡亲也忙来劝雪美，打老婆是这里的风俗你也别在意，大龙心里还是疼你的。

从此之后隔三岔五大龙便要打一下雪美。从此之后龙氏

家族龙溪村的人又以平常姿态平常礼仪热情友好地接纳和对待大龙和雪美了。

大龙雪美长吐了一口气，庆贺终于度完漫长的“蜜月”。大龙雪美在父母在兄弟姐妹在邻里乡亲在龙氏家族依依不舍地祝福欢送声中离开了龙溪村。

当天傍晚，大龙母亲收拾大龙雪美住过的房间，无意中发现他们留下的录音机又无意中按动了开关。录音机里传出大龙的数叨雪美的哭泣和巴掌的响声。

原来大龙雪美小两口“相骂打架”用的是——见大龙母亲还在一旁发怔，大龙父亲慌忙急步上前重重地关上了录音机的开关。那天晚上大龙的父母失眠了，他们辗转了一夜直到东方泛白才好不容易合上了眼皮。

打这之后，大龙父母住的房间也隔三岔五地传出大龙父亲的数叨大龙母亲的哭泣与巴掌响声，隔三岔五地展现龙溪村男人打老婆的古老风俗。

偷青

◎何休

“十四日偷青，十五日听声。”

这是湘赣边的传统习俗，禾村人似乎在十年前就把它遗忘了。

所谓“偷青”，是一种恶作剧，在正月十四日夜里，偷偷地把人家菜地里的菜砍倒，但不拿走。禾村的菜，除少量拿来吃，基本上是喂猪，即便砍了也没有太大损失。所谓“听声”，是指头天夜里“偷青”的人，在元宵节的早晨恭候挨骂，说是主人家骂得越凶，挨骂的人这一年运气就越好。

正因为这传统，所以即便农妇发现自家田里的菜被砍倒，也很少有破口大骂的。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十五年前，“黄狗”娶了房媳妇，姓张，骂起劲的时候，可以从早骂到黑，中间不歇气，不喝水，还不骂重复的话，禾村人背地里喊她“张辣子”。因为张辣子擅长骂，所以那几年的元宵节大清早，都能听到张辣子悠扬的叫骂声，算得上是禾村的一景了。然而，张辣子婚后的第四年，“黄狗”得了场怪病，丢下张辣子飘然而逝。“黄狗”的死，使得张辣子成了年轻的寡妇。寡妇家的“青”自是不能随随便便偷的，于是，禾村就少了抑扬顿挫的叫骂声，“偷青”这种恶作剧也就此绝迹。

张辣子做梦都没有想到，居然有人把这忘了的旧俗“捡”起来扔给她，“咚”地砸在她尘封已久的心门上。

正月十五早晨，张辣子在溪边用抹布洗腊肉。腊肉是刚从

火塘挂钩上取下来的，附在腊肉上的黝黑的烟子灰舍不得油水富足的朋友，很不情愿地在清澈的溪水里打着转。

这时，有人在张辣子的背上拍了一下，把张辣子吓了一跳，腊肉“咚”地滑进溪底，泛起一股混浊的泥沙。

“麻狗吓死我了，过年也讨骂不是？”

尽管正月初七后，年味就淡了，但当地风俗，只有过了元宵，年才算真正过完。

麻狗说：“你家田里的白菜全部被人放倒了。”

张辣子眯着眼审视麻狗，麻狗的眼睛里透出一丝诡异。张辣子有点紧张了，脸上却装出没事的样子，直起身，双手在围裙上揩揩水，慢条斯理地捶捶腰。

“我好多年都不骂人了，斫我的白菜，不等于白斫？”张辣子嘴上这么说着，一眼瞥见麻狗胶鞋上的田泥，心里便蹿起一只小兔子。张辣子手搭凉棚，朝自家的田里望去，果真能看见白菜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当张辣子收回目光时，麻狗已不知去向。

张辣子挑着一对草篮，去田里收拾那被人斫倒的白菜。来到田埂上，她才发现，白菜并没有全部被斫倒，将斫倒的白菜装进草篮，刚好够她家两头猪吃两天。不出所料，垅上沟里，布满了大号胶鞋的鞋印。一丝欣喜涌上心头，张辣子的脸颊红红地烧。

“剝脑鬼催债鬼火烧鬼雷打鬼水浸鬼……”

张辣子挑着草篮骂开了。悠扬的骂声，拉开了禾村人的门，三三两两端着饭碗站门前张望。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人家寡了十几年了，还不放过她。”有人说。

“你这就不懂了，张辣子今天只是开个头，往后每年又能听张辣子喊‘山歌’了。”接话的是梅嫂。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蛮简单！如果张辣子不再是寡妇了，能不去偷她的青吗？十多年没挨过骂了，有些人骨头都痒着呢。”

正月十六，梅嫂提着麻狗的聘礼，登了张辣子的门。

桃子红了的时候

◎伍中正

堡里好多的男人都让王包工头带走了，他在挨近城里的地方包了个工地，粒豆男人也在其中。

走之前，粒豆男人说，第一次跟包工头出门，要等桃红的时候回来。

眼看着桃子一个比一个地红了，堡里的人说，那些桃子是粒豆的伴。粒豆几乎是枕着红桃睡的。

当那微微的南风变得有力时，就知道这是陈家堡的夏天了。粒豆男人还没有回来，粒豆家的桃却很有意思地在那些参差的枝丫上红了，整个堡里保持着安静。

桃贩心情很急地一步两步进堡来，有人冲着桃贩说，买桃的，粒豆家的桃好呢。

桃贩走过来跟粒豆坐在桃树下，桃贩先看看体态匀称的粒豆，粒豆也看看眉清目秀的桃贩，桃贩不敢看粒豆了，就看树上那些发红的桃子。

粒豆说，都红了呢。桃贩心里看得痒痒的，就问，卖不，粒豆？我全要呢。边说边起身再次看了看树上的桃。

粒豆说，卖。往年的桃都是卖了的。

桃贩问，怎么卖？

粒豆说等男人回来了再卖。

桃贩反问，桃会烂的，那你男人不回来呢？